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五三

神僧傳第六卷

明新安吳瑄校

法順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年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玕禪師受持定業嘗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從來千人皆足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舐齧嘗引衆驪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

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
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唼者或有以帛
拭者尋卽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帶香氣
不散三原民田薩埵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
瘕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卽痊復武功縣
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托病僧
言曰禪師旣來義無久住極相勞憊尋卽釋然故使
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
而對之無不痊愈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
涉而度岸旣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隨陸而度

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勿覩而不測其然也以貞
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
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

志寬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歷覽諸經以涅槃地
論爲心要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胃之響竊而
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時川邑虎暴行人斷
路或數百爲羣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
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
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

災消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爲神聖貞觀初還蒲
晉時州郡遇旱諸祈不遂官民乃往請焉寬爲置壇
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
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有年未終之前右脇而
臥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歿長遠有待者皆爾汝等
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命亦斷當取椽兩
根籬條一領裹縛輿送無得隨俗紛紜爲不益事也
言訖而卒

世瑜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

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
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
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
燒薰陸沉木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
貌希世各負蓮華蔗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
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
爲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于下貞觀元年夢有
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
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
有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

神傳傳
卷之六
三
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
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跏坐
手尚執爐奄然而逝春秋六十三矣

玄奘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洛州緱氏人也少罹窮酷隨
兄長暕法師住淨上寺授以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
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
偶欲慕大法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劔
閣旣達蜀都受諸經論一聞不怠武德五年二十有
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

無窮時曰神人後又遍遊荆揚等州訪諸道隣復還
京輦廣就諸蕃徧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博通惟候
機會貞觀三年會災下敕道俗隨豐四出由斯得往
西域取諸經像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
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
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出來奘乃禮拜勤求僧
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
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以
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敕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奘生
常已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

神僧傳 卷之二
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衆旣臥疾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佛相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名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胫上堅然不動氣絕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葬

於白鹿原初笑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笑
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
吾歸卽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
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
迎之笑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頂松

法敏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爲弟
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
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
續法輪於時衆集義學涉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

神僧傳 卷之六
境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至十
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
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
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
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
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
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
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
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爲震動異香不滅莫
不恠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山焉

慧璿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襄川周滅法後南往陳朝
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
品涅槃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游刃
竝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居山頂以引汲爲勞
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
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
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此山多佛
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
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竝失惟願弘持勿孤

神傳傳 卷之六
所望法師湏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
劔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洽至來
月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
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
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止龍泉漸便乾竭貞觀
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
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十一月十四日講孟蘭盆
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湏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
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
春秋七十有九焉

豐干

釋豐干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布裘擁質
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
無他語樂獨舂穀役同城且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
松門衆僧驚怛口唱唱道歌與拾得寒山子二人相
得歡甚豐干出雲遊適閭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
病頭風召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
閭丘聞而見之師持淨水噴之須臾祛殄因是大加
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否曰寒山
文殊拾得普賢當就見之閭丘至任三日後卽到寺

問曰此寺曾有豐干禪師否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卽經藏後今聞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僧厨執役閭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舂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輒如是再三嗟嘆乃入厨見二人拜之二人起走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遂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豐干後不知所終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

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卽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漫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初間丘入寺訪問不常或藏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三人連臂笑傲出寺間丘復往寒巖

神僧傳 卷之六
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我便身
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
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
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
餘首編成一集人多諷誦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
幽石之句云

拾得

拾得者豐干禪師偶山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遂尋
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中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
孤棄于此豐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曰或人來

認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
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盤而食復呼僑陳如曰小果
聲聞倘若無人執筯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
罷其堂任且令厨內滌器洗濯纔畢澄瀘食滓以筒
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
食爲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
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
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
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宐
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

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羣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以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脩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法冲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年二十四遂發心出家聽涅槃三十餘遍又至安州嵩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卽入武都山

脩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敕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亾身便卽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冒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脩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五十六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脩禪兼脩外學冲曰不足恠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時逃難轉多無處投止山有虎穴冲詣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否虎乃相携而去及難解冲乃隨處弘法冲雖廣宣經術專

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每諮稟之時三藏玄奘不許講舊繙經冲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請還俗更依新繙經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師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

通達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藿生歿而食至於桃李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則凶或索財賄或索

功力隨命多少卽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
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灰京室
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著所得
財利竝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迎宅供養
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
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跡專顯變應
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
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汚不靜可作湯洗待
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泠水傍人怖之猶索加火遂
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旣辦得

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償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日來赴數千而供度闕然不知何擬大衆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輦克道而來卽用施設乃大餘長竝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後不知所終

岑闍梨

襄州禪居寺岑闍梨者未詳何許人住寺禪念爲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

日將埀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埀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埀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埀就厨請粥三升乃掛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鰲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塌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忱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啣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嚙衣及箱以告于岑岑總名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嚙人衣杖捶之岑不敢動鼠

和僧傳
卷之九
三
爲寺貧便於講堂東白馬泉下樂中延記某處爲厨
庫某處爲倉廩人竝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
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
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闢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
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慧悟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
朮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
悟於衣帶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
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

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卽引於牛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時高宗末徽中也

法融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入茅山依炁法師剃除服勤請道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無缺寸陰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羣鹿依室聽

伏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所
住食厨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
指東嶺曰昔遠公拄錫朽壤驚泉若此可居會當清
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卽
激引登峰趣釜經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
華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冰內獲花二莖
狀如芙蓉璨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之永徽三年
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
縱其天辯商推理義地忽大動聽侶驚波鍾磬香牀
竝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

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
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
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
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
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矣

智勤

釋智勤俗姓朱氏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國寺
勤少小以匡護爲心每處衆發言無不允睦精誠勇
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爲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
皆現化佛合家竝見母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

神僧傳 卷之六
競起勤獨守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
損諸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刃
被賊圍遶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
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投於蜀聽
高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帖內
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
十餘遍後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卽今見
存恒聞谷中鍾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常入
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知所在又
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自發起遂除棄之

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有穀現因卽深掘得粟二十餘石其粟粒大色赤梢異凡穀時鄧州佛法凌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竝見無不驚異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有人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警效之聲至顯慶四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使畢人問何故如此忽速荅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

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析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床內手執香爐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春秋七十四

道宣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初母祗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云汝所祗者卽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宣從出家旣弱冠極力護持專

精克念感舍利現于寶函乃晦迹於終南傲掌之谷
所居之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爲白
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花芬芳奇草蔓延隋末
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
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若
舟定時有羣龍禮謁若男若女化爲人形沙彌散心
顧盼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晦吐毒井中
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開往往烟上審其神
變或送異花一奩形似棗花大如榆莢香氣醱醇數
載宛然又供奇果李杏梨柰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

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
病與藥皆此類也宣嘗築一壇俄有長眉僧談知道
者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
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律相言鈔
文輕重儀中外悞皆譯之過非師之罪請師改正故
今所行著述多是重脩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
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
部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
跌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
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卽毘沙門天

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侍之久矣宣曰
貧道脩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
佛事者願爲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
猶不敢不奉獻俄授于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
有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覩史天宮持物一
包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乾封二年十月
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

英師

英禪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
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

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
山北寺如法脩設苟釋徃牢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
濟得儀文以歸卽以所期日於山北寺脩設次日曛
暮向者異人與數十輩來謝曰弟子卽秦莊襄王也
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
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
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
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
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
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

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窺基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初基之生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乎盈月彌與羣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敕爲笑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敕選聰慧穎脫者入大慈恩寺躬事笑師學諸佛法後遊五臺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陟彼層峰皆琉璃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

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一劔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及筆投捧而去基極驚異明日於寺中得彌勒上生經以爲彌勒化現欲開廣之遂援毫而授筆端舍利累累而下常造王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獲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不甚爲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神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

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邇增敬焉先是
奘公親搜西域戒賢瑜伽師地論惟識宗而師盡領
其妙世謂之慈恩教以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
于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

洪昉

釋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
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
人來前曰鬼王閻羅今爲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
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闍黎但行弟子能
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床一足遂北行可數

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
人曰開之已到玉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
嚴飾頗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有小女
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少福脩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
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
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
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
禮謁王女皆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爲贊禮願畢見諸
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
置名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長住此

當飡鬼食不敢畱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旣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疋奉師請爲受入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爲受入關齋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謂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百縑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旣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而其形不動未幾晨

坐有二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吒
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
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
行高遠諸天願覩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
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
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
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
人等設諸瓊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
官更設供具談話欵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
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畱又成

左右曰師欲遊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
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不利而不欲吾到之伺
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
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識漸漸深入遙聞犬呻叫聲不
可忍聽遂到其傍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
穿孔左右傍達或以銀鏹鑱其頂或穿其胸骨者至
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鈎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
至叩頭言飢曰我以食人故爲天王所鑱今乞免我
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爲害爲飢渴
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鏹早晚或云毘婆尸

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言誠志
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
乎左右曰無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鑊衆生
數萬彼何過乎王憮然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
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
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爲此鬼食盡此皆
大惡鬼不可以理待故鑊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
頗成言但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之餘者
亦可捨也王曰此鬼言何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
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曰蒙恩釋放年已

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
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苦死皆曰不敢於是釋
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
甲面金色奔波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
間殺人食肉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
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惡鬼言寧可保任
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曰何違
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鑱貫胸曳去而鑱之昉乃請
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
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

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到
爲釋提桓因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
頭施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
嘿然還坐夜叉遂櫟繩床置于左膊曰請師合目因
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
堂禪師既至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
彌勒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
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
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
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矣今諸天

欽仰敬設道場因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講經之事
誠不爲勞然昉病坊之中病者數百恃昉爲命常行
乞以給之今若畱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歲恐病人餒
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因請大師
勿爲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天
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人旣
去天帝憮然曰本欲畱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
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宗旨令天人信受昉
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
師食已身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

方悟天身勝妙也既食設金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人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已失昉二十七日矣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宗謂之北祖嘗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整瓶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編躁時因臥

疾不隨衆赴會一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
欲上堂無鉢如何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
鉢受持已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
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
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競懼食畢
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墫破蹴倒遂碎
之少頃僧又催之旣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
拜僧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
卒爾後經時和尚於高山岳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
華嚴經沙彌亦在聽位忽聞寺外山谷中若風雨聲

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已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七八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努自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座遂俛首閉目和尚戒之以錫杖叩其首曰旣明所業今當廻向三寶令諸僧齊聲爲之念佛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轉而去時亾僧弟子已有登會者和尚名謂曰此蛇汝之師也脩行累年合證果位爲臨終之時惜一鉢故怒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

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
開靡如車路焉行十四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
首叩石而歿矣歸白和尚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
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卽却爲男然
後出家脩道裴郎中卽我門徒汝可入城爲吾省問
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便可救之時裴寬爲
兵部郎中卽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遙指裴家
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
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產已六七日燭燈相守
甚危困矣僧曰某能救之遂令於堂門外淨牀席僧

人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
十八年而卒

清虛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
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
誦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隣居失火連
薨灰燼唯虛之屋颺燄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
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
於澗挈瓶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
經靈驗乃請祈泉卽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

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
隨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
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
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恃其戒行夜往
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逡巡氣絕又持
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
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賫香火入坐持呪俄而神
出以手擊足投之澗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
曰下趣鬼物敢爾卽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中似有
聲甚厲卽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鬪

佛像皆振呪旣亾効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農二年準詔入內祈雨二十七日雪降中宗以爲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卽於佛殿內精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足千里指復如舊纔遇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滂沒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金師

僧金師新羅人居睢陽謂錄事叅軍房琯云太守裴寬當改琬問何時曰明日午敕書必至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琬專候之午前有驛使兩封牒到不是

琬以爲謬也至午又一驛使送牒來云裴公改爲安
陸別駕房遽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
遇裴名問僧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分
散及後敕至除別駕紫綬猶存甥姪之徒各分散矣

神僧傳第六卷

畢

神僧傳第七卷

明新安吳瑄校

慧安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

音青

目脩學法門無不該貫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

饑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麟德

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

苗稼安居處獨無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

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扈衛森森和鈴缺缺風雨

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告誠再拜

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爲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歿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爲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闢井救爲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將及泉見蝦蟇金色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歿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廻和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

春秋一百三十

僧伽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夾遊此土
隸名於楚州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
至於泗洲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
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
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施乎於是
爭求布施嘗臥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
人莫不驚恠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
加信重遂捨宅而建寺焉由此奇異之蹤變現不一

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
贈弋交午伽苦敦喻其諸殺業陷墮於人宐疾別圖
生計因而裂網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
天方亢陽百姓苗歿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柰
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窓隙外其如何伽依之其
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脉焉伽曰吾與此
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畱衣於殿梁
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
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今爲檀那矣通天萬歲
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

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
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
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
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附
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啜之而愈聲震天
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獅子而
瘳或擲水瓶或令謝過驗非虛設福不唐捐却彼身
灾則求馬警其風厄則索扇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
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
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莫測恒度景龍二年中宗遣

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而頂上有一冗恒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冗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又以絮室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邑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將瓶水汎洒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脩寺額以臨淮寺爲名師請以普照王寺爲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爲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卽令於

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遍滿中
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
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
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卽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
塔供養卽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
何人耶迴曰是觀音化身也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
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卽皆現之而爲說法此卽
是也先師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
何故久畱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迴亦卒

惠安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發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時唐休璟旣立邊功貴盛無比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卽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拔爲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旣得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卽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旣而名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以

教之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璟曰聞貴郡多善犬願得其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恩深拔於不次得守太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卽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所有唯此耳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家民

有一焉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卽命
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
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卽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大悅
且奇其狀以爲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
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
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璟卽留僧宿其第是
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
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
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
僧寐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卽起謂僧曰

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
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
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
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
指灰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
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爲所噬而灰某懼因匿
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下某伺其他去將逃焉
迨曉終不去今卽其灰於是矣休璟卽召左右令縛
之曰此罪固當灰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
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

師不然歿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矣當求一善禳者爲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卽一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荊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見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適

秀師

釋秀俗姓李氏汴州陳畱人習禪精苦初至荊州後移洛都天官寺深爲武太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住資勝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

弟子留長明燈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
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鍾樓遭火
又一寺經藏焚燹殊可痛惜寺衆不知其意至夜失
火果焚佛殿鍾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嘗與
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笛玄宗出後秀名弟子曰謹
掌此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達摩等方悟
其言取笛以進秀師年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
道俗奔赴數千人燕國公張說爲其碑文

萬廻

萬廻師閩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因妊

迴迴生而愚八九歲方言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及長父令耕田迴耕直去不顧口惟連稱平等因耕一隴長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總耕何分彼此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亡矣日夕涕泣憂思不止迴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信且疑曰然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視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號曰萬

迥先是玄壯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曰菩薩萬迥謫
向闕鄉地教化壯馳驛至闕鄉問此有萬迥無令呼
之萬迥至壯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
語事多驕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迥嘗指曰將作人
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爲將作監常謂韋庶人
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斫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
帝生變遂鳩之不悟爲玄宗所誅也天后朝任酷吏
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時崔日用武平一
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見迥皆肅揖鄭重問訊諸
公曰各欲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

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弟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目羲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帝甚至褻瀆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皆被驅出帝入反扃其戶撫帝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自愛已後卽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其聞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及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睿宗必經

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卽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以示
萬迴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空兄弟後生申
王儀形環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
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隨事爲
驗太平公至爲造宅於巳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
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
前是河水便於堦下掘井忽然河水湧出飲竟而終
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處寂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脩禪師服勤寡慾

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天后聞之詔入內賜摩納僧伽
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床宴默
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
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
謁說禪師寂預戒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空灑
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
王擘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惟寂久不下
山或勸寂往參免爲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
未識業吾之未灰王擘其如吾何迨擘上官三日緇
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茂視藩侯弗來致賀擘微怒也

屈諸僧升廳坐已將起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慍色勃
興僧皆股慄擘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
屏樹如被摑頰之聲尋爾氣絕寂年八十七歲示滅
資中至今崇仰焉

元珪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悟少林寺禪師大通心要
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嶽中龐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
入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禪于巖阿時
有峨冠袴褶部曲繁多稱謁大師珪觀其貌偉精爽
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

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
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成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
曰汝能生成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成吾視身與空
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
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成吾耶嶽
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
廣大之智辨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
曰神旣乞戒卽旣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
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
珪辭不獲卽爲張座焚香秉爐正機曰付汝五戒汝

能奉持卽自曰能不能卽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虚心
納教珪曰汝能不姪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
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
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
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
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能不妄乎曰
吾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此謂也謂先後不合天心
也神曰能曰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卽
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
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成

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寂默而不爲體悟此則
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
雖醉非憯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姪福淫
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憯
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
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
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有五能五不能佛則
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
汝能候音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
能奪地祗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

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
定業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
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如是爲三不能也定業
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
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
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
耳作用冥兒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
焉嶽神曰我識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
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珪曰吾觀身無
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

神傳傳 卷之一
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
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
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
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
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
擁汝能移此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曰我必
昏夜風雨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珪門送
而觀之見儀衛如王者之行仗其夕果有暴風吼雷
奔雲震電隆棟壯宇岌礪將圯定僧膽動宿鳥聲狂
互相敲磕苦蓋切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

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卒，壽七十三。

通玄

通玄，姓李氏，太原東北人也。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鬚如畫，髮緝而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絺。七旬切 韞音軍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未始輟懷。開元七年

春賚新葦嚴經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
同潁鄉大賢材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
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高與隣里怪而不測每日食
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
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
嘗賚其論并經往韓氏莊中路遇一虎玄撫其背以
所負經論拾載去上龕中虎彌耳前行其處無泉可
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
其味香甘至今呼爲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
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

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爲恒矣自到上
龕俄有二女子韶顏都雅每日饋食一奩于龕前玄
食已徹器而去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論成
泯然不現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
決疑論四卷一日鄉人聚飲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
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爲他適乃曰吾終矣皆
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
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
上徹太虛卽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報齡九
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

前相與啓告蛇虺交散少長追感結輿迎于太山之
北甃石爲墳而葬之葬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類鳥
獸若悲戀之狀焉

一行

釋一行俗姓張氏鉅鹿人也本名遂早歲不羣聰黠
明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已暗誦矣師事普寂禪
師出家剃染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羣僧及沙
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數人特有盧鴻
者道高學富隱于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至日
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旣作鴻

謂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
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寂乃令召一行旣
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踈脫而
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典裁
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
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永訪師資不遠數千
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株門前有流
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其聲蔌蔌
旣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
豈無人導達耶卽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

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
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玄宗聞之名令入內謂
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玄宗因名掖庭取宮人籍以
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
之後玄宗不覺降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嗟嘆良久
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灾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邢和
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
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
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
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

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
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
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
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
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
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其姥
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贖也君上執
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
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
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

以布囊謂曰某方某角有廢園汝往潛伺從午至昏
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
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
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
測詰朝中使扣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
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
魏時失熒惑若今帝星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
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
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
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

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番難否，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荅。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卽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寬深信佛法，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或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迴休息。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繫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人詣寂作

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語
訖復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
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
遣聲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
滅度後寬服纓經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春秋四十
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停龕三七日行容貌如生
帝親製碑書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
曰大慧禪師

無畏

釋無畏三藏本天竺人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爲天竺二

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
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
倦矣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時嘗聞
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
之宣律師禁戒堅苦焚脩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
易往往乘醉喧兢穢汚茵席宣律師頗不能甘之忽中
夜宣律師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
師撲死佛子耶宣律師方知其爲異人也整衣作禮而
師事焉在洛時有巨蛇高丈餘長且百尺其狀甚異
蟠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畏語曰此蛇欲決水渚

洛城卽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
畏責之曰爾蛇也當居深山中用安其所何爲將欲
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若有慙色遂
俯于地頃而灰焉其後安祿山據洛陽盡毀宗廟果
苻其言開元十年七月旱帝遣使詔無畏請雨畏持
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呪數番卽有物如蚪龍從鉢
中矯首水面畏呪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
歸雨卽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
御衣巾已透濕霖雨彌日而息又嘗淫雨逾時詔畏
止之畏捏泥媪五軀向之作梵語叱罵者卽刻而霽

嘗過龍河以一橐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爲畱三宿而出所載焚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金剛智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不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乃削染出家從師歷遊諸國至開元中達于廣府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鈎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

期以開光明日定隨兩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

至第七日炎氣熾熾

徒冬切

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

卽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
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質明京師士庶皆云智
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初帝之第二
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救移臥於咸宜外館閉
目不語已經旬朔有敕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
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公中七歲二女子以緋繒
纏其面目臥於地使牛仙童寫敕一紙焚於他所智
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

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敕詣琰摩王食頃間王令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馳騎往于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回略覲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荐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又勸河東郡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至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遮那佛旋遶七市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

戴梵夾并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

鑑源

釋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甄明後講華嚴經號爲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篋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冥感如此後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餘尺冀公蹶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

栢樹上書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璃山可三里所
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燿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
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
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
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
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于午金銀
二色燈列於知鉉師墳側韋南康皋每三月就寺設
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相焉

義福

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脩相好端潔搢紳士庶

翁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檀施
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學徒告以將終兵部
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瑄禮部侍
郎韋涉常所禮謁是日亦同相造焉義福乃昇座爲
門徒演法乃曰吾歿於是日當以安別耳久之張謂
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
義福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年數矣張有非常之咎
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攜房之
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
亂張均陷賊庭授僞署房瑄翊贊兩朝竟立大節

眞表

眞表者百濟人也家在金山世事弋獵後入深山以
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誓願要期彌
勒菩薩授我戒法也夜倍日功遶旋叩榼心心無間
念念翹勤經于七宵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爲
表榮發教發戒緣作受前方便感斯瑞應勇猛過前
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表墜于巖下身無
所傷匍匐就登石壇上加復魔相未休百端千緒至
第三七日皆明有吉祥鳥鳴曰菩薩來也乃見白雲
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

主透迤自在儀衛陸離圍遶石壇香風花雨一時交
集須臾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
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于再至于三蘇迷盧可手攘
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爲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
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
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真表
又於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籤檢之制也一題曰
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
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
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

行籤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參合百八者
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其罪滅不滅之相若
百八籤飛逗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卽
得上上品戒焉若衆籤雖遠或一二來觸九八籤拈
觀是何煩惱名抑令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
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中品戒焉若衆籤
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
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
有也囑累已大仗旣廻山川雲霽於是持天衣執天
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木爲其低垂覆路殊

無溪谷高下之別飛禽驚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
告村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弱則人民男
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羶鬪氍毹承足者花網
美褥填坑者表咸曲副人情一一迪踐有女子提半
端白氎覆于途中表似驚忙之色迴避別行女子怪
其不平等表曰吾非無慈不均也適觀氎間皆是豨
子吾慮傷生避其悟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敗買得
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吾不入
郭郭汝可導引至可脩行處則乃緩步而行三十來
里就一山坡蹲踞于前時則挂錫樹枝敷草端坐四

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寺焉

明達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來於闕鄉縣住萬廻故寺往來
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荅但見其旨趣而
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
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
之使南北馳馳訖勒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
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爲堆阜以
杖撞築之地因坑曰人不曉至京背有發腫割之血
流迨地李林甫爲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

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爲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
雍門不與間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墜
馬而死如此頗衆達又嘗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
兵馬何多又長嘆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哥舒翰
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閩鄉盡爲戰場矣

法秀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師遊于咸鎬之間
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明皇
嘗夢人云將手中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布
施及覺問左右竝云無乃遺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

秀出應名曰某知廻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
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矣遂授之秀徑入終南行兩
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碾石驚曰此人不
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携香禮祝哀祈自午至
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
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
門巨額諦視之乃廻向也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
聞鍾磬及禮佛之聲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
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
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有一衣服坐席似有所適

者遂却見老僧僧曰更往當已來矣秀復至欲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矣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者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亦滿卽却歸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付汝主并袈裟手巾令自收秀膜拜而迴童子送出纔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巾袈裟尺八等進於玄宗及名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

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十餘年遂有祿山之禍所見胡僧卽祿山也秀感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

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端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旣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

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
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筆爲爾盡驅除之衆
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
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啣之而去嬾殘旣去虎亦絕蹤
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西域僧

釋天竺名僧者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
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臯之
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名自來韋氏家僮
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

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三日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於世將爲蜀門帥宜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劔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生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臯自少金吾節制劔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間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本淨

釋本淨未詳何許人道氣高抗聞閩嶺多禪宗知識
歷往叅之又聞長溪霍童山多神仙洞府然山中不
容凡俗淨乃入山結茅爲室室側有毒龍石穴其龍
夭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名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
橫路爲害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虎弭
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菴
內明日告辭偕化爲鶴鳴唳空中而去淨後罔知其
終

懷玉

釋懷玉姓高氏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

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
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翌日俄見西
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窓而入玉云
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
已有光暈矣請加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克室玉手
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數日又有曰毫光現聖衆滿
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須臾香氣盈空海衆遍
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
玉含笑而終

無相

釋無相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玄宗名見隸於禪定寺。號無相。遂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爲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躑臥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足嗅。市而去。往往夜間坐床下。搨虎鬚。毛旣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復構精舍於亂墓間。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幻惑。乃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捲。

幕楊翌叩頭拜伏喘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相
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
弟本國新爲王矣懼其却迴其國危殆將遣刺客來
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曰供柴賢者暫來謂之曰今夜
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獨
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揮刀巨
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
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名伐柴者謝之已不見
矣嘗指其浮圖前柏曰此樹與塔齊塔當毀矣至會
昌廢毀正與塔齊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羨右飯齋施

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
德元年卒壽七十七

嵩岳僧

嵩岳破竈墮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
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
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
人設拜師前曰我本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
法得脫此生特來禮謝再拜而去少頃徒衆問師竈
神得何經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
成別無道理爲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不會

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衆僧乃禮拜師曰破也
墮也於是其衆大悟玄旨

儀光

儀光禪師住青龍寺行業至高有朝士妻喪請師至
家脩福師住其家數日居於廡前大申供養俗每人
必謁巫巫卽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必家多出避之
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前明
燈讀經弟子十二人侍之夜將半聞堂中人起取衣
服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厨中營食汲水吹火
師以爲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來前

猶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
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爲師造之師知是亾人乃受其
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速曰兒子來矣
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
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內無
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亡者夜何
故橫臥手卽污麩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造粥以
示之舉家驚異焉

慧因

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爲講說至德中黃

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惟心頂煖
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是宏麗人見王從
數百人下殿至閣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兼治
罪甚用爲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爲敷析於是就
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
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各
生鐵爪其相拏摑血肉塗地牛頭臣卒以火燎之盡
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驚懼却蘇蹙然而起絹已
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
持經而已

普滿

僧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
言事徃徃有驗故時人待之爲萬廻後於潞州佛舍
中題詩數篇而亡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
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
泚稱兵衆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
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
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
寅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
年

黃香與世王長眉及平如云青牛赤衣與數說太平
 木出丘香牛山門平如云貞天歲我丙寅丙香木也
 出雙和香與世香牛香與云三平及丘香牛香
 此神與果太神說此木香地字對木香自到此其價
 川神與世亦與數說太平平與香於入莫指岐父娘
 中與香燭無而平與說香云此水與香水雙和血統
 言與世亦與說神人科之香萬歲於於說此物舍
 神香與世亦與說神人科之香萬歲於於說此物舍

神僧傳第七卷 畢